

論現實主義的路

如風

論實現主義的路

胡 風

泥土社

論現實主義的路

著者

胡風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溧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 一九五一年五月刊版 •



複製墨西哥 Diego Rivera 畫描摹的人作封面

誰知道哪一方面有較平坦的山坡，可以不用
雙翼而攀登上去麼？

我跑到一個沼澤裏面，蘆葦和污泥絆住我，我
跌倒了，我看見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個湖。

——但！丁！淨界！

目次

第一：從實際出發

一、實際和原則

二、統一戰線

三、戰爭

四、高峯低落

五、思想革命

六、民主鬥爭

第二：環繞着一個理論問題

一、黑格爾的鬼影……………亮

二、從鬼到人……………亮

三、關於作家——創作的人……………七

四、關於形象——創作對象的人……………六七

五、幾個具體的論點……………九六

寫在後面……………一三五

胡風批評論文集之八：

論現實主義的路

——對於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粗略的
再批判，並以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二週年

第一：從實際出發

這裏當作問題的十年間，是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底發動（一九三五）和展開（一九三六）到民主鬥爭底高漲和抗日戰爭底結束（一九四五）這一段歷史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這個時期的總的政治道路，但那內容却是經過了深刻的變化和激烈的鬥爭的。作者在這裏所記下的，是從自己的感受裏面留下的若干要點，企圖說明一下文藝思想是怎樣走了過來，變化了過來的。當然，文藝思想是歷史要求底反映，連那些偏向也是一種反映；雖然沒有能夠做到通過龐大的資料的工作，但還是暫時以這些感受為根據，否則無法對於這個期間的理論問題或具體作品得到分析的基礎。

一．實際和原則

爲了文藝運動底進展，當然要從理論上提出商討，但如果是由於這樣的思想態度：「這裏所談的不是這一類的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而是一個原則問題，作爲一個一般性的原則問題，」可不可以呢？我以爲，不可以的。我們的基本要求是爲了實踐，我們的基本方法是從實際出發；我以爲，理論或原則，應該是從「具體歷史或現實」提昇出來，應該從「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裏面取得具體的性格，因而纔能夠回到「具體歷史或現實」裏去，纔能夠找出具體的途徑，由這去推進「具體歷史或現實」的。用「一般性的」這說法來「抬高」（？）原則，用「這一類的」這說法來輕視、迴避、甚至抹殺「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這就把思想內容當作了「一般性」的論點，完全脫離了具體的歷史情況或歷史要求，因而只能是非實踐的、反唯物主義的態度。思想的巨人們不止一次地指出：理論或原

則，只能從歷史要求或實踐性質來衡量，合於歷史要求或具有實踐性質的就是真的，否則就是錯的。使「一般性的原則」遠離人間，高高在上，因而弄到不能解決「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雖然說是寬大為懷地不忍「運用過高的尺度或提出過苛的要求」，但實際上只是閹割了「一般性的原則」，把它變成了沒有生命的死的教條以後的、情虛的遁詞而已。用着這樣的遁詞，不僅是向「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背過臉去放手不管，事實上却往往騎在「一般性的原則」上飛着鐵蹄，把血肉要求中的「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踢亂，以至踢死。

那麼，接觸到「作家如何纔能和人民結合」的問題，就需要理解作家在過去是怎樣和人民結合，或者照理論家所斷定的，作家在過去是怎樣「根本」沒有和人民結合的實際情形，現在是根據怎樣的「具體歷史或現實」來提出這個問題。或者換一個說法，在歷史底道路上，文藝是怎樣走了過來的，因而在現實條件和現實要求裏面它現出了怎樣的強點和弱點。

現在被當做問題的，是過去的十年的時間。這是豐富而艱苦的十年，但却是激動而偉大的十年。無論文藝成果應該得到怎樣的評價，但這個評價非得是根據通過龐大的資料

所抽出的實際經驗不可。現在當然沒有可能做到，只暫且就我們置身在這個歷史大潮裏面所留下的印象記下若干要點罷。

二·統一戰線

首先是民族統一戰線底發動、展開、和戰爭開始了以後的熱情爆發的時期。

民族統一戰線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當然是全民性的，但它決不是全民底平均數的要求，而是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革命鬥爭在民族危機下面達到了全民性的廣度。全民性的愛國主義是以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做中心的。換句話說，並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現在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來規定並保證反封建，以全民性的愛國主義來規定並保證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即社會鬥爭的。是人民底先鋒隊用着主動的力量和明確的遠見推進了這個歷史大潮，就是明證。在文化思想上，也可以隨便找到自我警惕的例子：「抗戰戰爭行動是一個內部運動底過程，內部發展底過程。因為，發揮民族底最大力量，保證民族解放鬥爭底最後勝利，這是要由於人民大眾對於社會生活的積極參加和創造力底發揚的。」①

文藝上的統一戰線當然是這個歷史要求底反映。它要儘最大的可能高揚全民性的愛國主義，動員並團結一切作家，然而，第一，在一般的思想態度上，不必也不應隱瞞甚至抹殺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底力量。說不必，因為，正是人民性的愛國主義（五·四以來，特別是九·一八以來的人民底偉大的反帝運動和壯烈的武裝鬥爭）所表現的力量吸引了知識份子和作家們，加強了或培養了他們底民族自信；說不應，因為，動員或團結他們，正是爲了使他們和民族的現實結合，向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前進。因而，第二，也就不是放棄而是堅持文藝創作實踐這個思想鬥爭的武器，這就是說，不是放棄而是堅持反映現實（即階級矛盾）的文藝底基本任務：「例如——封建意識和復古運動都能在大衆裏面保存甚至助長亞細亞的麻木；對於勞苦大衆底生活欲求的阻礙、壓抑，都能減少甚至消滅他們底熱情、力量；醉生夢死的特權生活，濫用的權力，在動員和團結人民大衆的活動裏面都是毒害……」①而且，只要是被民族解放的要求所統一，生活現實底反映正應該達到應有的深度：「應該說明勞苦大衆底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好細」②。第三，那麼，統一戰線決不是用取消現實主義的革命傳統做交換條件，反而是爲了在創作實踐裏面擴大這個傳統的

④。還有，第四，統一戰線是爲了動員並團結各種傾向的作家，但更是爲了廣泛地發動羣衆性的文藝活動，通過它使文藝和人民大衆結合，動員並團結各種傾向的作家也正是爲了達到這一任務的⑤。那麼，在創作和批評上，從人民底生活現實來把握民族解放的要求，闡明創作態度上非現實主義方法底軟弱無力，指出文藝應該「爲大衆服務」⑥，應該有「教育的思想的意義」⑦，就並非不是必要的了。

這些粗略的表現，當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的要求，然而却是在統一戰線限度下的要求，而且還是作爲對於左翼文藝的自我警惕提出的。

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緻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纔真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糊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糊

不幸的是，這要求一直遭到了誤解，遭到了攻擊，遭到了壓抑，那罪名就是「破壞統一戰綫」。有的論者甚至故意危言聳聽，把「大眾文學」說成了「不通」而且有害的名詞。當然，現實主義的文藝在任何歷史環境下面都是要反映現實底真實內容的，這要求並不會全被壓死，但民族解放鬥爭底內容只被允許凍結在抽象的「愛國主義」的喧聲裏面，這個戰鬥性就被大大地沖淡了。

三．戰　爭

戰爭開始了。這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變所表現出來的是全民性的火一樣的願望和熱情，然而，當這願望和熱情爆發出來的時候就同時顯示了人民性底勝利。因為，這正是人民先鋒隊底明確的遠見和雄大的戰略所要求的；因為，無論是在理智的預計上或感覺的含度上，都是依靠着廣大人民底覺醒和力量底生長的；因為，這是由於「自由而幸福的明天